

法國大革命史

944.
137
<2>

克魯泡特金著

楊人楩譯

法國大革命史 下

上海北新書局發行

一九三一年五月初版

法國大革命史下

精裝每冊實價一元二角
一元六角

版權所有

著者 克魯泡特金
譯者 楊人楩
發行人 李雲
發行所 北新書局
排印者 中央印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

分售處

北平 南京 廣州 重慶 北新分局

法國大革命史

卷下目次

第三十五章	九月的屠殺……………	一
第三十六章	國民大會——公社——雅各賓黨……………	一六
第三十七章	政府——與國民大會之爭鬥——戰事……………	二六
第三十八章	國王之審判……………	三九
第三十九章	山嶽黨與吉倫特黨……………	五〇
第四十章	吉倫特黨阻礙革命之企圖……………	六〇
第四十一章	無政府主義者……………	六五
第四十二章	五月三十一日暴亂之原因……………	七四
第四十三章	社會之要求——巴黎——里昂——之民情……………	八五
第四十四章	戰事——凡兌之騷亂——都木里茨之背叛……………	四六
第四十五章	新暴動之不可免……………	一〇九
第四十六章	五月三十一日及六月二日之暴動……………	一一八

第四十七章	民衆革命——強制徵稅·····	一二六
第四十八章	立法議會及公社土地·····	一三二
第四十九章	公社之恢復土地·····	一四一
第五十章	封建權利之最後廢除·····	一四八
第五十一章	國家的財產·····	一五四
第五十二章	與飢荒奮鬥——最高價格——紙幣·····	一六〇
第五十三章	布里坦之反革命——馬拉之被刺·····	一七三
第五十四章	凡兌——里昂——法國南部之騷亂·····	一八〇
第五十五章	戰事——外兵被擊退·····	一九一
第五十六章	憲法——革命運動·····	二〇〇
第五十七章	革命精神之消磨·····	二〇八
第五十八章	共產主義的運動·····	二一五
第五十九章	土地，工業，生活要素及交易之社會化的計劃·····	二二七
第六十章	共產運動之終結·····	二三四
第六十一章	中央政府之組織——報復·····	二四四

第六十二章	教育——米突制——新曆——反宗教運動	二五六
第六十三章	各區團之受壓迫	二六八
第六十四章	反赫伯爾派之爭鬥	二七三
第六十五章	赫伯爾派之倒——譚登之死刑	二八四
第六十六章	羅伯斯庇爾及其黨徒	二九三
第六十七章	恐怖	二九九
第六十八章	新十一月九日——反動之勝利	三〇七
結論		三一九
附錄：歷史家克魯泡特金（沈鍊之譯）		三三一
校後記		三四四

第三十五章 九月的屠殺

人民忿怒之激起——亞巴意監獄之屠殺——公社之防止屠殺——屠殺之繼續——吉

倫特黨之態度——屠殺之解釋——議會之告國人書——屠殺之終止

警鐘之聲，響徹全巴黎，鼓聲也在各街巷中響着，警砲之聲，在每一刻鐘中可聽見一次，開赴邊界的義勇隊之歌聲，這些都在九月二日星期日這一天發現了，因而激起了人民以至於狂怒。

在中午以後，羣衆即齊集於各監獄之四周。有二十五個牧師要從市政廳提到亞巴意監獄去的，關在馬車裏，却在街上被馬賽或亞威娘（Avignon）所來之同盟軍攻擊。在到達監獄以前，有四個牧師被殺。剛到門口的時候，有兩個被殺。其餘的都收下了；但正在要經過一個簡單的審問之時，那些肩着刀槍鏟刀的羣衆，擁入監獄，除豐啞學校主任壁加住持（Abbé Picard）及其助手外，所有的牧師通殺了。

於是屠殺事件便開始於亞巴意——這個監獄在當地的名聲，是特別的不好。圍集在這個監獄的羣衆，大部分是住在當地的小商人，要求將八月十日以來所逮捕的王黨，一律處死。

當地的人民都知道他們是很有錢的，並且能夠很自由地在獄中宴會及接待妻室朋友。這些囚犯們，當法軍在芒斯（Mons）戰敗後，就舉燭相慶，當倫維投降後，他們竟高唱着勝利之歌。他們侮辱那從柵欄旁走過的人，並且期待着普魯士人及屠殺革命黨者之立即來到。全巴黎都在談論着在監獄中所計劃之陰謀，以及軍械之輸入；並且大家都知道，監獄便是假造紙幣及救濟院支錢單的機關，他們要以之來破壞公共的信用。

圍繞着亞巴意，拉佛斯，及剛西爾哲利（Conciergerie）等監獄的民衆，都一再在談論着這件事情。這些羣衆即刻奪門而入，開始殺戮瑞士兵之長官，國王之衛隊，因拒絕向憲法宣誓而被驅之牧師，及八月十日以後所逮捕之王黨陰謀家。

這種非意料所及之自然發生的攻擊，似乎使人驚訝。王黨的史家總高興說，這是公社及譚登所指揮的，其實是絕沒有這麼一回事（註一）；公社既料不到會有這種屠殺，故當時在萬分匆促中想方法去保護寺塔，去拯救那些因欠債或因欠繳付而被逮的人，以及陪伴馬利安都勒的太太們。這些太太們是被公社派去的人憑着夜色救出來的，他們之能做到這一步，是費盡了無窮力量，冒險深入圍繞着監獄及附近街巷之羣衆中拼命救出來的。（註二）

大約在深夜兩點半點，當亞巴意獄開始屠殺之時，公社便立即想方法去阻止。牠又立即將此事通知議會，議會派員去向人民說話（註三）；而公社之大議會在下午開會，到六點鐘的

時候，辯護士馬留埃（Marcel）來報告防止屠殺之失敗。他說：『國民議會所派去的十二個人，他自己，及市自治政府所派去的他的同僚，努力想去救護這些罪犯不至於死，却是毫無效果。』到了黃昏時候，公社接到了牠派到拉佛斯獄去的人之報告；決定要把他們再派去，來安靜民心。（註四）

在二日到三日的晚上，公社甚至命令國民衛軍司令桑特爾派隊去阻止屠殺。但是國民衛軍不願去干涉；否則，屬於溫和區團之軍隊已經去了，這是很明顯的。在巴黎又顯然有一種意見，以為派國民衛軍去，會要激起內亂，當時時機緊急，敵人逼近只有幾天的距離，當時是非結合不可。議會要人民結合起來，在牠那九月三日的佈告上說：『他們要分散你們；要激起怨恨；要激起內亂。』在此種情形之下，除却勸解以外，再沒有旁的方法。但是，公社派人去勸告，要中止屠殺，在亞巴意獄時，有一個人民却答覆得很恰當，他向馬留埃說：『如果那些普魯士及奧國的暴徒到了巴黎，他們會不會辨別誰是有罪，誰是無罪。』（註五）另有一個，或者仍是這一個，接着說：『這是蒙漠蘭的血及他的伴侶們呀！我們幹我們的，你們去幹你們的罷；如果我們所委託去執法的人能盡他們的職務時，我們也不會到這兒來。』（註六）這就是巴黎人民及所有的革命黨在那一天所知道的情形。

公社之警戒委員會（註七），在知道九月二日下午馬留埃去的結果以後，便不得不發出下

列的通告：『茲用人民之名義以伸訴於諸同志：望諸同志准將亞巴意獄中諸犯，除人民允予安全之蘭范住持（Abbe Lenfant）外，一任人民裁決。九月二日於市政廳。（簽署：巴尼 Panis）、色爾尚（Bergant）、行政員。』

由民選十二陪審官所組成之臨時法庭，立即成立，并任命自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及十月五日以來著名於巴黎之梅衣亞（Usher Maillard）為庭長。在拉佛斯亦由公社之兩個或三個人員新設立一同樣的法庭，而這兩個法庭却開始竭其全力去救出這些囚犯。梅衣亞竟得如此救出有重大干係之加佐特（Cazotte）及革命之著名的敵人桑布魯意（Bonbreuil）。梅衣亞利用他們的女兒，加佐特小姐及桑布魯意小姐，她們得到陪伴父親於獄中的允許狀，而且桑布魯意是上了年紀的人，因之法庭便將他們開釋了。後來在加薩惹（Granier de Cassagnac）所影印之文件中，梅衣亞竟傲岸地說他用這個方法救了四十三個人的生命。據說，桑布魯意小姐曾喝了『一杯血』來救他的父親，不用說，這又是王黨著作家之一個不名譽的杜撰。

在拉佛斯獄中也釋放了不少，據達連說，只一個婦人被殺，便是蘭巴爾夫人（Madame de Lamballe）。每開釋一人，接着便有『國民萬歲！』的呼聲，羣衆對他極表同情，并且護送他回去，倘被開釋者或其家庭給予錢財，護送者即拒絕不受。他們這樣地開釋了王黨，因為王黨沒有顯著的事實，甚至，如大臣莫勒維之兄弟；深恨革命之威伯爾（Weber），他是個

與國人，王后之乾兄弟也被釋放了；他們在勝利中引導着被開釋者，驚喜若狂地，到被開釋者的親戚及朋友家中去。

在加麥利特修道院（Carmelite Covenant）中，牧師們從八月十一日起即被監禁了——其中有著名的亞勒大主教，被控爲主使屠殺當地之愛國者。倘不是因爲九月二日的事變，已將他們遞解了。有許多拿着鐮刀的人民，在那天擁進了修道院，略一訊問，即將大主教殺了，還有許多拒絕宣誓的牧師也被殺了。然而有幾個爬牆逃脫了；另有一些，據巴波住持（Abbe Berthelet Barbot）的敘述，被盧森堡區及當時值崗的人所救。

三日仍在繼續屠殺，當晚公社之警戒委員會，用司法部的封套，發一個通告給各郡；這通告是由馬拉起草，其中攻擊議會，詳述各事變，并勸各郡模倣巴黎。

然而人民之暴亂寧靜下來了，聖麥亞（Saint-Meard）說，在三日八點鐘時，聽見有些聲音喊着：『憐憫，憐憫那些仍活着的人！』而且，只有少數政治犯關在牢裏。但是接着又發生了必然會發生的事實。在那些爲着主義而去攻打監獄者之中，夾着有旁的分子——可疑的分子。最後，米施勒所謂『澄清之狂熱』的事實發生了——要澄清巴黎，不僅是王黨的陰謀家，還有偽造錢幣者，造假錢票者，欺詐者，甚至娼妓，（他們認爲這些人都是王黨，）都要「網打盡」。大監牢（Grand Châtelet）中之盜賊及伯那端獄中之罪犯，在三日即已被屠殺。

四日，有一隊人到薩爾伯特利爾（Salpetrière）及比色特爾（Bicetre）獄中去殺戮，甚至殺到在比色特爾的『感化院』，這裏邊都是些和他們一般貧苦的人，尤其是小孩子，他們本應該去表示敬愛的。據馬唐發棧（Macon de la Varenne）說，公社竟於四日將屠殺止住了。（註八）

死了的有一千多人，其中有二百零二個牧師，二十六個王室衛隊，大約有三十個屬於參謀部的瑞士兵，三百多受普通法律裁判的罪犯，這裏邊有些是監禁在剛西爾哲利獄中時而仍在造假紙幣的。馬唐發棧把在九月這幾天殺死的人依字列成一表，共有一〇八六人，外加三個無意殃及而不知名的人。王黨的史家，却來張大其詞，說是有八千甚至有一二八五二人被殺。（註九）

所有敘述大革命的歷史家，從布奢及羅克斯算起，都載有各著名革命黨對於這些屠殺的意見，在這已經發表的無數意見中，有個可驚的特性。這便是那些吉倫特黨們，他們後來利用這九月屠殺的事件，來兇猛固執地攻擊『山嶽黨』，其實，在那幾天之中，他們也不免於放任的態度，後來竟以此去攻擊譚登，羅伯斯庇爾及公社。只有公社，在牠那大會議及警戒委員會中，還多少想點方法來阻止屠殺，或者，當他們看見了萬不能防止時，最少也得加以限制而使其成為合法的行動。其餘則懦弱不敢動，或是以為他們不應該去干涉，而大部分的人，事後却與以贊同。這便可以證明，當時雖因屠殺而激起了狂呼人道之聲，大家却知道這

是八月十日之後所免不了的事，而且是統治階級，在攻杜意勒里宮後二十日間之政治的模棱兩可之態度所激起的。

羅蘭在九月三日的信中（這封信是一再被人引用的），他也承認屠殺是不可避免的事。（註十）他的主要點是要成立一個理論，吉倫特黨所主張的理論，——即是，在八月十日以前雖免不了騷亂，現在却須將秩序恢復。布奢及羅克斯說得好（註十一），吉倫特黨『都是只爲自己打算的。……他們眼見得威權由他們手中而跑到敵人的手去，很不痛快……但是他們對於那已成事實的運動，并無懲責的打算；……他們也不否認，只有這個運動才能保全國家之獨立，才能與逋臣們所指揮的軍隊對壘。』

主要的新聞紙如快報及蒲魯多姆的巴黎之革命，在稱讚著這次事變；而其餘的，如愛國年鑑及巴黎匯報，甚至在布里索所辦的法蘭西愛國者中，對於這幾天的事件，反只有冷淡而漠視的話。至於王黨的機關報，自然要抓住這些事實，造成些荒誕的故事，來留傳百把年。我們也用不着來反駁他們。但在共和派的史家中，有個判斷上的錯誤，却是值得注意的。

確實，當日動手到監獄中去屠殺的不過三百人，有些著作家便責備共和黨，說他們胆小，不去阻止。可是，這種觀察是再錯誤沒有了。三四百的數目是不錯的。但是，只要讀讀威伯爾，朵則色小姐（*Mademoiselle de Tourzel*），馬唐發稜，及其他各家的記述，便可知

道，動手去殺的人雖然有限，而四周街巷却圍有無數贊成屠殺的羣衆，如有人來阻止，他們也會加入來武力抵抗。而且，各區的佈告，國民衛軍的態度，以及最著名的革命黨之態度，都可證明：誰也知道若以武力干涉即會激起內亂，不管內亂是那一邊勝利，都會使屠殺事件更爲廣佈，而比在監獄中之屠殺，更爲恐怖。

反之，米施勒說過（他的話是一再被人引述過的），激起屠殺的是恐懼，沒來由的恐懼，而且是很厲害的。幾百個王黨在巴黎，是不足以危害革命。但是，在我看來，此種推論是太小視了反動之力量。在這幾百個王黨一邊的是大多數，其中有最大多數的資產階級，全體的貴族，立法議會，郡執政司，大多數的法官，以及無數的官吏。有這麼多份子的大集團來反對革命，他們伸開着兩臂在等着德軍來，以便借德軍之幫助來實行反革命恐怖，黑色的屠殺。我們只要回想一八一四年時，波旁家借着外兵強力的保護，回來而實行的白色恐怖，便可知道。

此外，還有個歷史家所不曾了解的事實，却是整個情景的關鍵，而成爲九月二日的運動之真實原因。

在九月四日的早晨，屠殺仍在進行的時候，議會畢竟因奢波的動議，決定向人民宣佈；這次所宣佈的話，是人民素來所渴望於立法者來宣佈而不曾宣佈的。議會在其告國人書中宣

佈：爲尊重將來國民大會之決斷起見；他們不能『將應當取決於法國全民族的事情，由他們以其決議來預爲處置』；但是，他們現在不用人民代表的名義，而以個人的資格來宣誓：『要竭其全力來與國王及王權奮鬥！——決不承認投降，決不承認外國人來做國王！』議員們都這麼嚷着。這一個雖有限制的通告通過了以後，議會便立即派特別員到各區去宣佈，各特別員受各區熱烈的歡迎，各區遂自動地立即停止屠殺。

但是這個通告之在議會通過，並不是在馬拉勸人民屠殺立法議會的王黨流氓之前，也不是在羅伯斯庇爾指摘加拉（Gara）及吉倫特黨準備承認一個外國人做國王之前，又不是在公社命令搜查羅蘭及布里索住宅之前。直到了九月四日——僅僅在九月四日——吉倫特黨郭德才邀請代表們來宣誓，決以全力以與國王及王權奮鬥。如果在八月十日以後，立即就這樣坦白地宣佈，如果路易十六當時就受審判，屠殺事件一定不會發生。議會及政府宣佈準備與王黨決鬥時，人民便會知道王黨的陰謀是無能爲力。

而且，羅伯斯庇爾的懷疑，並不是純粹的空想。老共和黨康多塞，從一七九一年以來立法議會中就只有他這一個代表，公然主張共和政體，並且爲他自己的緣故——也只爲他自己的緣故——來反對要布魯威克公爵登法國王位的觀念，然而他在巴黎匯報上，有時也承認有人向他提起過這位公爵。（註十二）在王位虛懸的時候，法國王位的後繼者有幾個人——約克

公爵(Duke of York)，奧爾良公爵，奢得爾公爵(他是都木里茨之候補者)，布魯威克公爵——在被討論着，不僅像佛意黨這些不主張共和國的政客們在討論，就是不相信法國有勝利機會的吉倫特黨也是如此。

在這些握權的政客們之中，既是如此狐疑不決，懦弱無能，毫不磊落，人民因此覺得失望，便激起九月二日巴黎的事變。

註一：他們要證明這一點，便說在八月三十日至九月二日，因為譚登及其他革命人物之干與，釋放了不少的人；并且說：『你瞧，他們都把他們的朋友救出來了！』可是他們竟忘却了說，在三十日逮捕的三千人之中，有兩千多人被釋放了。囚犯區的愛國者，自然要要求將他釋放。至於譚登在九月這幾天中的活動，頂好去參看阿拉德之法國革命之研究及教訓。

註二：王太子之保護人朵則爾夫人及其幼女寶蓮(Pauline)，三個王后的侍女，蘭巴爾夫人及其侍女，都已由寺塔而提到拉佛斯獄；除蘭巴爾夫人外，她們都被公社的特派員從這獄中救出來了。在九月二日至三日夜裏兩點半鐘的時候，三個特派員，特魯碩(Truchot)，達連，及吉羅(Guiraud)到議會來陳述他們的經過。在拉佛斯及盛伯拉

吉 (Sainte-Pélagie) 二處獄中，他們把所有的錢債犯救出來了。約當半夜，在向公社報告之後，特魯頌又回到拉佛斯，救出所有的女人。『我能救出了二十四個；』他說，『我們特別保護朵則爾小姐及聖布里斯夫人 (Madame Sauve-Brice)。……爲我們的安全起見，我們只有退出，因爲他們也要向我們下手。我們把這些太太們帶到了「人權」區，住在那兒直到受審訊時。』（見布奢及羅克斯書中第十七卷三五三頁）特魯頌的這幾句話是絕對可靠的，因爲我們根據寶蓮朵則爾的記述，知道這位公社特派員（她還不曉得他是誰，把他當作一個陌生人看待），費盡千辛萬苦才把她帶出監獄附近的街巷，四處都有人民防守着，看有無犯人帶走。蘭巴爾夫人本來也可被市長伯蔣將她救出，但被一些不知的勢力所阻住了。據說，有許多奧爾良的密探要致她於死，并且有名有姓。可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確定的：自金剛鑽頸珠事件以後，很有許多有勢力的人，希望滅却王后這一個心腹之口，那麼，她之不能得救，是用不着驚訝的了。

註三：所派的人之中有：巴即爾 (Baire)，杜索爾 (Dussaux)，佛蘭斯瓦新堡 (François de Neufchâteau)，著名吉倫特黨意拿 (Isnard) 及拉吉弱 (Laguinot)。巴即爾又請奢波來加入，因爲他是頗得貧民信愛的人。

註四：參看布奢及羅克斯書中十七卷三六八頁所引的公社之記錄。達連晚上向議會